

田永昌 著

老照片里的海上诗坛

上海遠東出版社



田永昌 著

老照片里的海上诗坛

上海远东出版社

赵丽宏题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照片里的海上诗坛 / 田永昌著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476-1117-3

I. ①老… II. ①田… III. ①摄影集 - 中国 - 现代②诗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 J421 ②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23918 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策 划 黄政一

责任编辑 黄政一

美术编辑 李 廉

封面题签 赵丽宏

装帧设计 戚健威 古美兰

封面设计 戚永昌

老照片里的海上诗坛

田永昌著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邮编: 200235

网址: www.ydbook.com

发行: 新华书店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制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锦佳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上海锦佳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20.75 字数: 415 千字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978-7-5476-1117-3 / G·733

定价: 9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 021623477338538

“老照片”的价值（代序）

季振邦

永昌兄又要出书了。他是一个在写作上勤快的人，出版了不少作品，有诗集、散文集、报告文学集等。还有《田永昌文集》问世。这在我们这一辈中还是比较少见的。这次出版的《老照片里的海上诗坛》是纪实性的书，他嘱我为这本书写个序，还说我是最适当的人选。我理解他的意思。以永昌深厚的文坛人脉，要请个大师级的人写序也并非难事，之所以要我做这件事，因为这个题材的写作当初是和我有关联的，于是也就不再推辞了。

为此要回忆一些往事了。

出于上海诗坛长久以来的需要，出于上海几代诗人的愿望，2003年，我和永昌、金晨等人牵头，创办了内部发行的《上海诗人》报。我们三个都是资深的老报人，而且本身也都写诗，办起来自然驾轻就熟，再加上上海诗人们的积极参与和热情支持，《上海诗人》报应该说是办出了比较大的影响的。除了诗有质量和版式专业、大气以外，多姿多彩的栏目设置也很吸引人的眼球。

2007年，在上海市作家协会及相关领导的支持下，《上海诗人》报由报型转为刊型，并公开发行。《上海诗人》报的许多有特色的读者喜欢的专栏都保留了下来。当然也增加了不少，其中就增加了一个新的栏目《老照片》。设置这个栏目的初衷有二。第一，是想用照片与文字的形式，记录一些上海诗坛有意思的往事。用永昌的话说，留一点诗歌的记忆。曾经有人说“上海无诗”，这实在是不了解情况的皮相之见。远的不说，自解放以来，上海的诗歌就不是有与无的问题，而是不断发展和繁荣的问题。可以说，上海一直是诗歌的重镇。关于这一点，我想只要通过《老照片》，看看这么多年来上海诗坛发生的一些事情就可以证明了。

当然，也不全是为了“证明”。办《老照片》这个专栏的第二个原因，主要还是想给上海诗坛留一点有价值的史料。我以为，这是一件有大功德的事。现在好像还没有一个诗人或学者对上海诗坛的发展做过有权威的有

系统的梳理和记录。这其实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不做是很可惜的。但，我敢肯定，将来总会有人做这件事情的。这样，我们的《老照片》就为“将来”提供了史料以及有血有肉的细节。

《老照片》谁来开笔呢，做这件事是要有条件的。首先，要熟悉诗坛的情况，有具体正确的往事可以回忆。其次，要有这方面的照片。我第一时间想到了田永昌。他早在东海舰队服役时就开始写诗，转业后又当过《文汇报》的《笔会》副主编和《文学报》副总编，始终没离开过诗歌圈子，可以说是对诗坛非常了解的。特别是，他还是连续三届的上海市作协诗歌委员会的副主任，经历了上海诗歌的不断发展过程。一起创办了《上海诗人》报刊且不说，他还协办了现已成了上海一个文化品牌的“海上心声”诗歌朗诵会。他参与的其他活动那就更多了：上海市作协诗歌委员会每年都要安排的采风活动，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朗诵会与研讨会……记得有的朗诵会还开上了松江佘山、浙江天台山。

同样重要的是，我猜想他是有照片的。因为我知道他平日里喜欢收藏，是有知名度的酒器和开瓶器的收藏家。我们好几次一起在境内外活动，总见他跑一些相关的商场，不惜工本地购买自己看中的藏品。此外，他还有许多杂项的收藏，比如，他曾对我说过，他藏有许多文坛名家写给他的信件。以此类推，诗坛的老照片他肯定也有收藏。事实果然证明了我的想法不错，《老照片》的写作就顺理成章地由他担当下来了。

于是，这几年来，我们几乎每期都能看到他的“老照片”。于是，在今天，我们看到了由这些一篇篇《老照片》汇集而成的著作《老照片里的海上诗坛》。

这本书的内容非常丰富。有些是诗坛往事，如上世纪60年代影响很大的“诗画廊”，80年代上海第一次的诗人签名售书活动，90年代的中日俳句交流等。有写诗人风貌的——老诗人有罗洛、辛笛、汪静之、白桦，工人诗人有陈晏、毛炳甫、胡永槐、王建国。有些内容类似诗坛掌故，如听大师谈诗，其中有巴金、谢晋。有些则类似于诗坛传奇了，如写诗人于之在解放前曾经给吴学谦当过“秘密交通员”等。

《老照片》图文并茂。有的照片真的很老了，颜色都已发黄，在展示现场感的同时，充满了沧桑的历史感。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永昌的文章都充实而生动。我以为，这主要归功于他的详尽的历历如绘的描写。永昌真是一个有心人，我不知道他是如何把这些陈年往事记得如此清楚的，许多人物、事件细节仿佛从没有在他的大脑里消失过。他在关于中日俳句交流一文中，引用了我的一首诗，这首诗我早已忘到爪哇国去了，他却一字不差地写进了他的文章，让我知道还写过这样的文字。

在我国的历史上，曾经是有史官的，史官的职能是用他们的笔尽可能真实地记录历史。没有他们的记录，我们的历史不说一片空白，也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残缺不全。我想，如果夸张一点，说永昌也是一个“史官”，一个诗坛的“史官”也未尝不可。永昌用文字与照片记录了他所经历的或了解到的海上诗歌往事。这些往事，都是诗的历史的一个部分，可以留之后人的。我想这应该是《上海诗人》开辟这个《老照片》专栏的价值所在，也是永昌这部书的价值所在吧。

2015年10月

目 录

老照片里的前辈身影

“湖畔诗人”汪静之与上海的诗缘	3
巴金与驻沪海军青年诗人谈诗	17
巴金与老山前线“小草诗社”	23
做人第一，写诗第二 —— 辛笛与上海诗歌	27
想起沙金与《诗画廊》	35
胸中要有一团火 —— 听谢晋大导演谈诗	39
一个毕生为诗歌朗诵艺术献身的诗人	44
陈沂同志在“石油诗会”上	47
峻青和他组织领导的“十月诗会”	51
老照片上永远的微笑 —— 忆柯岩	58

海上诗坛第一枝

中国现代派诗第一人施蛰存	65
老照片里的白桦	74
于之曾为吴学谦做“秘密交通员”	80
罗洛一首诗感动了巴基斯坦总理	87
宋崇是沪上第一个在海战中写诗的人	91
笔绑断臂写新诗 —— “中国保尔”刘琦的诗路历程	94
王也开创“作家与企业家联谊”活动	101

“海岸诗丛”是怎样开创自费出版新模式的	106
签名售书，从上海诗人开始	111
爱尔兰驻沪总领馆为张烨举办新诗集发布会	116
沧桑大上海，长诗第一部	122
许德民和他的婚礼诗会	128
刘崇善自费创办“泉舍沙龙”	130
沙叶新用幽默小说批评诗坛乱象	136
上海诗人作家为什么要永远“谢谢老谢”	141

————— 与时俱进的上海诗人 —————

诗人，在生活中……	149
诗人携手吟诗天台山	158
那年，我们创办了诗歌报《上海诗人》	161
那年，我们出版《上海诗人》诗刊与“上海诗人丛书”	167
那年，我们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谈诗	171
“海上心声”传递上海诗歌最强音	175
上海诗人与上海世博会	181
枫叶红了好谈诗 ——上海、江苏诗人交流记	186
在西子湖荡起双桨 ——上海、浙江诗人交流记	190
与外国诗人交流琐记	194
难忘的中日诗人俳句交流	201
那些年，我们一起交流过的港台诗人	207

在华人写诗的世界里 ——与世界华裔诗人谈诗	214
赵丽宏的塞尔维亚“诗歌之夜”	219
诗酒人生 ——与外国诗人作家在家中品酒谈诗	227
上海有个老诗人群	232
为上海女诗人点赞	238
诗人，走进诗乡顾村	244
“东方魔块”是怎样转出诗的	249
为了让诗歌插上翅膀飞翔	
——诗人、诗歌活动策划人郭在精剪影	252
上海诗人参与共建广州“国际诗歌林”	257

那些年沪上诗坛那点事

工人作家张英和《红太阳照亮安源山》	263
黄浦江的诗碑上镌刻着他们的姓名	
胡永槐与王建国	266
穿着工作服写诗的毛炳甫	268
忆“西宫”说陈晏	270
驻沪海军两诗人	
朱鹭与他的《舷窗集》	272
牛仆与他的《水兵的路》	277
上海诗坛的好伯乐庄稼	279
怀念《收获》诗歌编辑周介人	283

在我学诗的道路上

八路阿姨教我读诗	287
我们中学生也放“诗歌卫星”	289
我在“海上猛虎艇”边战斗边写诗	292
我和我的《新水兵的荣耀》	295
我为塞尔维亚著名诗人戈澜先生诗集中文版写序	299
新诗也要好听	306
——在“新诗 90 年，太原论坛”上介绍上海诗歌朗诵活动	
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写诗	314
——在“甘肃诗歌八骏”莅沪座谈会上的发言	
后 记	319



老照片里的 前辈身影

“湖畔诗人”汪静之与上海的诗缘

在中国新诗史上，上海是诗歌重镇，也有人说是“诗歌大码头”。许多重要的诗歌事件、诗歌作品、诗坛人物等都曾经与这个城市相关。我熟识并有多年交往的老诗人如臧克家、汪静之、辛笛等都从这个“诗歌大码头”升过诗的风帆。特别是汪静之老人在世时，我与之有许多许多来往，当面听他谈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诗坛往事，也多次感受过这位湖畔诗社大诗人对上海以及上海诗人特殊的情缘。尽管汪静之老人谈及的多是个人的生活与创作，但对我们研究上海诗歌的历史却极为珍贵。

汪静之告诉我，上海曾是诗歌大码头，他的《蕙的风》就是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

第一次见到汪静之老人是在1980年6月的浙江省第二次文代会上。在这次省文代会上，我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常务理事，黄源是主席。记得黄源召集第一次常务理事会时，扩大了部分不是常务理事的名人，其中就有汪静之。我不认识他，记得还是李苏卿介绍我们认识的，那时湖州诗人李苏卿也是常务理事。我不明白在那届文代会上，陈学昭当选省文联副主席，许钦文当选省作协副主席，还有谁谁谁都当选了，汪静之名气这么大怎么没当选什么职务？还有从上海调到浙江的大诗人陈山，连与会资格都没有？当然我也不了解浙江文坛当时的情况，只是有点替汪静之抱不平而已。初次与汪静之见面，他没多和我说什么。是啊，当年我穿着海军军官服，大会上东跑西跑，那时的警察服也是上白下蓝大盖帽，好多人把我当成警察了，今天想来实在有点怪怪的。后来有次我和汪老交谈时，他说当时还真以为我是警察呢。

真正与汪老交谈，听他说及上海诗坛情况是1984年4月间。这年是五四运动65周年，《文汇报》的《笔会》副刊决定出纪念专版。此时，我早已转业至《文汇报》社担任《笔会》副刊副主编。由于此前我在浙江担任过省作协常务理事，人头较熟，因此向汪静之、许钦文、陈学昭组稿的任务自然就

非我莫属了。

我是由诗人董培伦陪同去他家的。这时汪静之住在杭州望江门一带一幢有点破旧的老式工房底楼，又暗又潮湿，还有股刺鼻的霉味儿。汪老刚吃过午饭，饭台子上还有没收拾的碗筷和盘中剩菜，看得出，虽是大诗人，居住环境以及生活质量相当差。董培伦一介绍，他也马上认出了我。听说我转业在《文汇报》做《笔会》副刊副主编，又专程来杭请他写纪念文章，马上就答应了，并让我第二天就来拿。第二天我来他家拿到文章时，老人说，今天给你文章，以后还要给你诗呢。

这天，汪老很兴奋地和我谈起了上海诗坛。他说，二三十年代，上海可是“诗歌大码头”，诗人要出书出名，非到这个大码头闯一闯才行，许多大诗人就是在这个大码头上闯出名来的。他说郭沫若的《女神》就是在上海出版并打响全国的，从而成为新诗的一面旗帜。说到这里，汪老拿出他的诗集《蕙的风》，告诉我，1922年8月他的第一本诗集就是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讲到亚东图书馆在新诗出版方面的贡献，汪老说，记得这家出版社在上海四马路棋盘街西首，也就是今天的福州路一带了。这家出版社1920年3月出版了胡适的新诗集《尝试集》，1922年便出了汪静之的《蕙的风》，以后又陆续出版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清的《草儿》、宗白华的《流云》、郭沫若的《星空》等。汪老记得当时上海还有商务印书馆和泰东书局也出过不少新诗集。郭沫若的《女神》是1921年由泰东书局出的，尔后又出了闻一多的《红烛》。而冰心的《繁星》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当时的上海真是一片诗歌的沃土，只要你是诗的种子就会在这儿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这天，静之老人告诉我，他小时候读的是旧体诗，五四运动时，在《新青年》杂志上读到新诗，便开始学写新诗。1921年时把写的爱情新诗送给鲁迅恩师看。此时，恩师在上海虽很忙，但还是仔细而又认真地看了他的诗作，有的还进行了修改润色。并告诉他要多看看拜伦、雪莱、海涅三位大诗人的诗。由于得到恩师赏识，诗集出版时又由胡适、朱自清、刘延陵分别作序，周作人题签。1922年8月首版印刷发行即好评如潮。当年上海滩诗坛文坛大腕鲁迅、胡适、朱自清、周作人、刘延陵、宗白华、朱湘、沈从文等等都予以好评。当汪诗受到责难攻击时，鲁迅等立即进行反击，对汪静之给予保护支持，并鼓励他写爱情诗。汪静之老人回忆起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诗坛时感慨万千。他认为写好诗，出好诗人，环境和条件是十分重要的。此时他虽生活在杭州，

和情人在西子湖泛舟谈情说爱，有不少情诗也是在杭州写的。但说老实话，杭州的诗歌氛围和环境是无法和上海比的。如果没有在上海生活和工作的鲁迅、郭沫若、胡适、朱自清、刘延陵、宗白华等对他的指导和帮助，没有上海亚东图书馆接纳出版他的这本诗集，就不会有后来他在诗坛上的成功。我很理解汪老的这些肺腑之言。是啊，才华固然是个人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但环境和时势往往也是造英雄的呢。

汪静之老人寄给我两张上世纪20年代初在上海拍的照片，告诉了我一段鲜为人知的他与郭沫若的故事，也讲述了一段诗人与上海的难忘情缘。

1993年6月，我收到汪静之老人由杭州寄给我的一个邮件，内中除了诗稿、新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蕙的风》（增订本）外，还特地送给我两张他分别在1922年4月8日和1922年11月在上海照相馆拍的照片。这真是两张地地道道的帅哥照片。一张是梳着小分头，分头的刘海下遮到右眼，很帅。另一张是穿着长袍、戴着礼帽，很酷也很有绅士风度。我望着照片看了许久许久，与我这些年见到的满头白发、矮小的身躯，且有些精气神不足的汪静之完全对应不起来。但是，我弄不明白的是，汪老送给我两张当年的照片是什么意思呢？

我曾经问过诗友董培伦，也给报社的同事看过。都无法说出所以然。我想起这些年与汪老见面交谈，好几次都带着照相机去，想给汪老拍照，但都被拒绝。他很倔，不让拍就是不让拍，有次我把相机递给他家里人，想与他合个影，他也不允许。此刻，我忽然明白了，他年轻时如此风流倜傥，一表人才，情诗写得那么好，是不是想让我永远记住他这个形象，而忘记他当前白发苍苍的样儿呢。我知道国内外是有这样大文豪的。

但是，我只猜对了一点。后来汪老告诉我，1922年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年他和潘漠华、应修人、冯雪峰共同成立“湖畔诗社”，并出版了第一本诗集《蕙的风》，这一年，他和应修人代表“湖畔诗社”应邀到上海，参加郭沫若的新诗集《女神》出版一周年纪念座谈会。第一次见到了郭沫若交谈甚欢，并在这次会上，同时还认识了茅盾、成仿吾、郑振铎、郁达夫、叶圣陶等人。也是从这一年起，他开始进入上海学习和工作，结交和认识了上海滩上不少名诗人。我明白了，静之老人是在用70年前的老照片告诉我，这就是当年“湖畔诗社”的汪静之，这就是在上海出版《蕙的风》的汪静之，这就是与众多大诗人大文人一起文坛弄潮的汪静之啊。

说起当年赴沪参加《女神》出版一周年纪念座谈会，并第一次与郭沫若见面，静之老人说，当年郭沫若已是上海滩名气很大的诗人，除《女神》外，此前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上发表的新诗《凤凰涅槃》也大为轰动。但是，郭沫若毫无架子，在会上见到沫若，说自己要找旅舍住，郭沫若说：“住旅舍干什么？”便把他接到自己寓所，夜夜抵脚同眠。他告诉我，沫若先生的确是大才子、大诗人，他慷慨而温和，冷静而活泼，诚挚而多情，与他在一起，可感受到他满身的诗人气味。记得当时他说到这里时，有点愤愤不平地说，现在有人老向他身上泼脏水，说他这也不好那也不行。人无完人，像郭沫若这样的大才子中国有几个？从他的话中完全可以感受到静之老人是个重情义的人。这天，我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向他求证，有人说当年他与郭同床共眠，郭常与他接吻之事。静之老人没有否认，说有那回事，没什么大惊小怪的。静之老人晚年对年轻时浪漫之举毫不避讳，坦诚相告。这就是诗人的浪漫与胸怀。我与静之老人在一起，也常常信口开河，但对人对事赤诚相见，很得他的信任。我想这也是送我两张帅哥老照片的缘故吧。我曾当面对他说，这样的帅哥谁见谁喜欢。老人对我这句话特别满意。

1922年开始，汪静之初闯上海“诗歌大码头”大获成功，他的《蕙的风》先后加印多次，名声大振。从此，他开始不断跑上海。他不懂英文，于是1922年6月底便来上海吴淞中国公学补习英文，9月又到上海宏文专修学校再补英语。1928年到上海真如国立暨南大学中学部任高中国文教员兼暨大中文系教师。1929年到上海建设大学任中文系教授。1934年到上海浦东中学教国文，直到1952年，他还在上海复旦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可以这么说，静之老人最好的时候是在上海度过的。这段时期也是上海诗坛最活跃的时期。据汪老告诉我，这段时间，仅是诗歌刊物就有叶圣陶和刘延陵主编的《诗》月刊，闻一多创办的《诗刊》，徐志摩创办的《新月》，到了三四十年代就更多了，《当代诗文》《诗歌月报》《当代诗刊》《现代诗风》《诗林》《新诗》《诗歌生活》《诗与散文》《诗刊》等。据汪老回忆，这段时期，许多知名的诗人几乎都云集于上海，像施蛰存、戴望舒、臧克家、卞之琳、曹辛之、辛笛、陈敬容、杜运燮、唐祈、唐缙、等等。汪老说，在这段时期他与叶圣陶、丁玲、柔石、冯雪峰都建立了友情，得到了他们的提携与帮助。除了《蕙的风》在上海出版，后来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他的《李杜研究》等书。

汪静之的《蕙的风》是新诗历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改革开放后，又先

后由上海书店出版影印本，漓江出版社出版增订本。到了晚年，老人仍是愿意将作品交给上海发表。

汪静之老人的《蕙的风》于1984年9月由上海书店出版影印本，印了一万册。老人签名送给我一本。1992年3月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由汪老亲自增订完成的增订本。印了八千册。老人再签名送我一本。这本签名本很特别，一般是签在扉页上，但老人这本签在了封面上。字还特别大，上写“永昌同志正之，汪静之赠”。赠书同时，还附了两张当年湖畔诗社成立时，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的合影；程仰之、叶圣陶、朱自清、胡适、曹佩声、汪静之的合影。两本《蕙的风》和照片我都如获至宝加以爱护珍藏。当我拜读增订本时，发现老人在第二辑“寂寞的国”中，有相当数量的诗都是在上海写的。如《阿里罗罗里的鬼》（1925年秋，沪），《骷髅歌》（1925年秋，沪），《野草全已枯黄》（1925年秋，沪），《死别》（1925年秋，上海），《挖窖》（1925年秋，上海），《寻觅》（1925年秋，沪），《沙海》（1925年秋，上海），《苦恼的根源》（1925秋，沪），《命运是吸血鬼》（1925年秋，沪），《囚奴》（1925年秋上海），《三仇》（1925年秋，上海），《劳工歌》（1925年秋，上海），《破坏》（1925年秋，上海），《我结的果是忧郁》（1925年初冬，上海），《悲秋仙子》（1925年初冬，沪），《生之矿》（1925年初冬，上海），《寂寞的国》（1925年初冬，沪），《我只有憎恶》（1925年冬，沪）等等几十首。1925年，汪静之也不过24岁，但读他这时在上海写的诗，不管内容还是笔法都发生了极大变化。先前沉醉于情爱中的他，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了“霸占地产的走肉行尸／你们是一切罪恶的根柢／你们的灵魂上爬满粪蛆／你们的心是恶魔所栖”，诗强烈表达了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发出了“我们要复仇，我们要雪恨／把你们粉身碎骨／我们定不饶恕如此恶物／誓必把你们灭种除根”。我们说，诗歌当随时代。任何时代的诗人都不能脱离时代，脱离当时的生活。关于这一时期的诗歌，汪静之老人相当自珍。综观静之老人诗歌人生，尽管把他列入浙江诗人，但应该说他也是上海诗人，一个成名在上海、重要的诗朋文友在上海、重要的诗文也写于上海的大诗人。

汪老在1993年时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永昌同志：一九二一年起鲁迅先生一直鼓励我写爱情诗，一九二九年劝我不要再写爱情诗。我忍不住写了千余首旧体情诗，但我决不发表。现在思想解放了，决定发表少数给诗刊等报刊，多数预备给《文汇》，因为《文汇》效（销）路大。现寄上21首，